

品花宝鉴

上

〔清〕陈森著



中国禁毁小说壹佰壹拾部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导 读

《品花宝鉴》又名《怡情佚史》、《群花宝鉴》、《都市新谈》、《燕京评花录》等。全书共六十回，六十万字。最早的刻本是清道光己酉（1848）年幻中幻了斋刊本，首都图书馆、北京大学图书馆、河南大学图书馆以及英国伦敦图书馆有藏。后世又有道光复刻本、咸丰、光绪刊本及多种石印本。

此书不署作者姓名，书前有石函氏所作序一篇，序中说明该书撰著者为陈森。陈森，字少逸，号采玉山人。今江苏常州人。据严敦易先生考证，陈森大约生活于嘉庆元年（1796）至同治九年（1870）。他常期居住在北京，屡试不第，便沉溺于青楼歌场，以抒郁闷。后人他人之幕，过着僚友的生活，陈森约于道光六年（1826）开始创作《品花宝鉴》，完成十五回。第二年入广西某太守幕，八年后返京，于舟中七十天写出十五回。科举又不第，接写此书，完成最

品花宝鉴

后三十回。断断续续长达十年之久，全书方杀青。初以抄本行世。

小说叙述翰林之子梅子玉，出身世家，品学兼优，才貌出众，又洁身自好，未染时下恶习。与亲友颜仲清、史南湘等交情甚密。一日，同观史南湘所作《曲台花选》，其中对当时名伶袁宝珠、苏惠芳等各有赞语，而梅子玉却毫不动心。

初入京师的小旦杜琴言与梅子玉邂逅于友家，梅子玉为其美貌所吸引，十分倾心。正月初六，子玉亲往戏馆观看杜琴言演出的《寻梦》，大为叹赏，就对她朝思暮想，琴言对子玉也十分钟情。后经友人安排，在京城名公子徐子云家使二人相会。二人一见，互相引为平生第一知己，结成密友。此后相见之日无多，二人缠绵于思慕之中。

有一没落书香子弟田春航，到京城游学。他喜欢看戏，爱优伶成癖，携带的银两花光，一贫如洗。后看到名伶苏惠芳的演出，便痴情于她，爱之如狂。每日在苏惠芳身后追看。一个月后，苏惠芳心有所动，便会见田春航。见他心存邪念，落落大方，便专情于他，二人遂成为知己之交。苏惠芳劝他锐意科举，并倾囊相助。田春航日夜苦读，考中状元。

梅子玉与杜琴言，一个是贵公子，一个是名优伶，地位悬殊，梅家的家教又甚严，不能经常相见。杜琴言因为子玉姓梅，便在住处、衣著遍换有梅花的图案，以寓睹物思人之意。梅子玉也把身边的物件都改成琴的样式，连扇面上都画着两张琴，因为所恋之人的名字中有个“琴”字。

有个无赖魏聘才，得到梅府的资助后，进入名公子华光

宿府为师父。但他却以怨报德，只因为杜琴言曾对他冷淡便怀恨在心，不惜花钱雇人凌辱杜琴言。

又有个浪荡公子奚十一，欲买琴言，遭拒后施以冷言恶语。琴言只好投靠公子华光宿。子玉知之，忧心如焚。后来魏、奚又屡设圈套威逼琴言，琴言守身如玉。苏惠芳救其住到徐子云家的怡园。后琴言拜名儒屈道生为义父，随其往江西赴任。屈于南京跌伤而死，琴言流落南京。

后子玉之父经过南京，将琴带回。子玉考中博学宏词科，入翰林，梅、杜重逢。众名伶也合伙开个古董店，摆脱了伶人生涯。

《品花宝鉴》中多有淫秽之笔，不足为训，也因此而于清时遭禁。但它对优伶满寄同情，表现了风尘中“出污泥而不染”的高洁人物，对了解当时的梨园生活有一定的认识价值。

(青 叶)

目 录

上 册

- 第 一 回 史南湘制谱选名花 (1)
梅子玉闻香惊绝艳
-
- 第 二 回 魏聘才途中夸遇美 (17)
王桂保席上乱飞花
-
- 第 三 回 卖烟壶老王索诈 (31)
砸菜碗小旦撒娇
-
- 第 四 回 三名士雪窗分咏 (46)
一少年粉壁题词
-

品花宝鉴

- 第五回 袁宝珠引进杜琴言 (61)
富三爷细述华公子
-
- 第六回 颜夫人快订良姻 (74)
梅公子初观色界
-
- 第七回 颜仲清最工一字对 (88)
史南湘独出五言诗
-
- 第八回 偷复偷戏园失银两 (102)
乐中乐酒馆闹皮杯
-
- 第九回 月夕灯宵万花齐放 (116)
珠情琴思一面缘慳
-
- 第十回 春梦婆娑情长情短 (129)
花枝约略疑假疑真
-
- 第十一回 三佳人妙语翻新 (142)
六婢女戏言受责
-
- 第十二回 颜仲清婆心侠气 (157)
田春航傲骨痴情
-
- 第十三回 两心巧印巨眼深情 (171)
一味歪缠淫魔色鬼
-

- 第十四回 古诵七言琴声复奏
字搜四子酒令新翻 (186)
-
- 第十五回 老学士奉命出差
佳公子闲情访素 (201)
-
- 第十六回 魏聘才初进华公府
梅子玉再访杜琴言 (215)
-
- 第十七回 祝芳年琼筵集词客
评花谱国色冠群香 (228)
-
- 第十八回 狎客楼中教箴片
妖媚门口唱杨枝 (241)
-
- 第十九回 述淫邪奸谋藏木桶
逞智慧妙语骗金箍 (253)
-
- 第二十回 夺锦标龙舟竞渡
闷酒令鸳侣传觞 (266)
-
- 第二十一回 造谣言徒遭冷眼
问衷曲暗泣同心 (280)
-
- 第二十二回 遇灾星素琴双痛哭
逛运河梅杜再联情 (291)
-
- 第二十三回 裹草帘阿呆遭毒手
坐粪车劣幕述淫心 (306)
-

品花宝鉴

- 第二十四回 说新闻传来新戏 (317)
定情品跳出情关
-
- 第二十五回 水榭风廊花能解语 (328)
清歌妙舞玉自生香
-
- 第二十六回 进谗言聘才刚宿怨 (342)
重国色华府购名花
-
- 第二十七回 奚正绅大闹秋水堂 (354)
杜琴言避祸华公府
-
- 第二十八回 生离别隐语寄牵牛 (369)
昧天良贪心学扁马
-
- 第二十九回 缺月重圆真情独笑 (382)
群珠紧守离恨谁怜
-
- 第三十回 赏灯月开宴品群花 (395)
试容装上台呈艳曲
-

下 册

- 第三十一回 解余醒群花留夜月 (407)
萦旧感名士唱秋坟
-

- 第三十二回 众名士萧斋等报捷
老司官冷署判呈词 (421)
-
- 第三十三回 寄家书梅学使训子
馈赆仪华公子辞宾 (433)
-
- 第三十四回 还宿债李元茂借钱
闹元宵魏聘才被窃 (447)
-
- 第三十五回 集葩经飞花生并蒂
裁艳曲红豆掷相思 (462)
-
- 第三十六回 小谈心众口骂珊枝
中奸计奋身碎玉钗 (478)
-
- 第三十七回 行小令一字化为三
对戏名二言增至四 (493)
-
- 第三十八回 论真贗注释神禹碑
数灾祥驳翻太乙数 (507)
-
- 第三十九回 闹新房灵机生雅谑
装假发白首变红颜 (523)
-
- 第四十回 奚老土淫毒成天闹
潘其观恶报作风臀 (536)
-

品花宝鉴

- 第四十一回 惜芳春蝴蝶皆成梦 (551)
按艳拍鸳鸯不羡仙
-
- 第四十二回 索养贖师娘勒价 (565)
打茶围幕友破财
-
- 第四十三回 苏蕙芳慧心瞒寡妇 (578)
徐子云重价赎琴言
-
- 第四十四回 听谣言三家人起衅 (594)
见恶札两公子绝交
-
- 第四十五回 佳公子踏月访情人 (607)
美玉郎乱扶认义父
-
- 第四十六回 众英才分题联集锦 (622)
老名士制序笔生花
-
- 第四十七回 奚十一奇方修肾 (641)
潘其观忍辱医臀
-
- 第四十八回 木兰艇吟出断肠词 (655)
皇华亭痛洒离情泪
-
- 第四十九回 爱中慕田状元求婚 (669)
意外情许三姐认弟
-
- 第五十回 改戏文林春喜正谱 (683)
娶妓女魏聘才收场
-

- 第五十一回 闹缝穷隔墙听戏
舒积忿同室操戈 (697)
-
- 第五十二回 群公子花园贺喜
众佳人绣阁陪新 (713)
-
- 第五十三回 桃花扇题曲定芳情
燕子矶痴魂惊幻梦 (726)
-
- 第五十四回 才子词科登翰苑
佳人绣阁论唐诗 (741)
-
- 第五十五回 凤凰山下谒骚坛
翡翠巢边寻旧冢 (758)
-
- 第五十六回 屈方正成神托梦
侯太史假义恤孤 (773)
-
- 第五十七回 袁绮香酒令戏群芳
王琼华诗牌作盟主 (788)
-
- 第五十八回 奚十一主仆遭恶报
潘其观夫妇闹淫魔 (809)
-
- 第五十九回 梅侍郎独建屈公祠
屈少君重返都门地 (826)
-

品花宝鉴

第六十回 金吉甫归结晶花鉴 (841)
袁宝珠领袖祝文星

第一回

史南湘制谱选名花

梅子五闻香惊绝艳

京师演戏之盛，甲于天下。地当尺五天边，处处歌台舞榭；人在大千队里，时时醉月评花。真乃说不尽的繁华，描不尽的情态。一时闻闻见见，怪怪奇奇，事不出于理之所有，人尽入于情之所有，遂以游戏之笔，摹写游戏之人。而游戏之中最难得者，几个用情守礼之君子，与几个洁身自好的优伶，真合着《国风》好色不淫一句。先将搢绅中子弟分作十种，皆是一个情字。一曰情中正，一曰情中上，一曰情中高，一曰情中逸，一曰情中华，一曰情中豪，一曰情中狂，一曰情中趣，一曰情中和，一曰情中乐。再将梨园中名旦分作十种，也是一个情字，一曰情中至，一曰情中慧，一曰情中韵，一曰情中醇，一曰情中淑，一曰情中烈，一曰情中直，一曰情中酣，一曰情中艳，一曰情中媚。这都是上等人。还有那些下等人物，这个情字便加不上，也指出几种来。一曰淫，一曰邪，一曰黠，一曰荡，一曰贪，一曰魔，一曰祟，一曰蠢。大概自古及今，用情于欢乐场中的人，均

品花宝鉴

不外乎邪正两途，耳目所及，笔之于书，共成六十卷，名曰《品花宝鉴》，又曰《怡情佚史》。书中有宾有主，不即不离，藕断丝连，花浓云聚。陈言务去，不知费作者几许苦心；生面别开，遂能令读者一时快意。正是：鸳鸯绣了从教看，莫把金针暗度人。

此书不着姓名，究不知何代何年何地何人所作。书中开首说一极忘情之人。生一极钟情之子。这人姓梅，名士燮，号铁庵，江南金陵人氏。是个阀阅世家，现任翰林院侍读学士，寓居城南鸣珂里。其祖名鼎，曾任吏部尚书；其父名夔调，曾任文华殿大学士，三代单传。士燮于十七岁中了进士，入了翰林，迄今已二十九年，行年四十六岁了。家世本是金、张，经术复师马、郑。贵胄偏崇儒素，词臣竞屏纷华。蔼蔼乎心似春和，凛凛乎却貌如秋肃。人比他为司马君实、赵清献一流人物。夫人颜氏，也是金陵大家，为左都御史颜尧臣之女，翰林院编修颜庄之妹，父兄皆已物故。这颜夫人今年四十四岁，真是德容兼备，贤淑无双，与梅学士唱随已二十余年。二十九岁上梦神人授玉，遂生了一个玉郎，取名子玉，号庚香。这梅子玉今年已十七岁了，生得貌如良玉，质比精金，宝贵如明珠在胎，光彩如华月升岫。而且天授神奇，胸罗斗宿，虽只十年诵读，已是万卷贯通。士燮前年告假回乡扫墓，子玉随了回去，即入了泮，在本省过了一回乡试未中，仍随任进京，因回南不便，遂以上舍生肄业成均，现从了浙江一个名宿李性全读书。这性全系士燮乡榜门生，是个言方行矩的道学先生。颜夫人将此子爱如珍宝，读书之外时不离身。宅中丫鬟仆妇甚多，仆妇三十岁以下，丫鬟十五岁以上者，皆不令其服侍子玉，恐为引诱。而子玉亦

第一回

能守身如玉，虽在罗绮丛中，却无纨袴习气，不佩罗囊而自丽，不傅香粉而自华。惟取友尊师，功能刻苦；论今讨古，志在云霄。目下已有景星庆云之誉，人以一睹为快。

一日，先生有事放学，子玉正在独坐，却有两个好友来看他。一个姓颜名仲清，号剑潭，现年二十三岁，即系已故编修颜庄之子，为颜夫人之侄。这颜庄在日，与士燮既系郎舅至亲，又有雷陈至契。不料于三十岁即赴召玉楼，他夫人郑氏绝食殉节。那时仲清年甫三龄，士燮抚养在家，又与郑氏夫人清旌表烈。仲清在士燮处，到十九岁上中了副车。是年士燮与其作伐，赘于同乡同年现任通政司王文辉家为婿。这王文辉是颜夫人的表兄，与仲清亲上加亲，翁婿甚为相得。那一位姓史名南湘，号竹君，是湖广汉阳人，现年二十四岁，已中了本省解元。父亲史曾望现为吏科给事中。这两人同是才高八斗，学富五车，但两人的情性却又各不相同。仲清是孤高自洁，坦白为怀。将他的学问与子玉比较起来，子玉是纯粹一路，仲清是旷达一路。一切人情物理，仲清不过略观大概，不求甚解。子玉则钩深索隐，精益求精。往往有仲清鄙夷不屑之学，经子玉精心讲贯，便觉妙义环生。亦有子玉所索解不得之理，经仲清一言点悟，顿觉白地光明。这两个相聚十余年，其结契之厚，比同胞手足更加亲密。那南湘是嘍傲忘形，清狂绝俗，目空一世，倚马万言，就只赏识子玉、仲清二人。

这日同来看子玉，门上见是来惯的，是少爷至好，便一直引到书房与子玉见了。仲清又同子玉进内见了姑母，然后出来与南湘坐下。三人讲了些话，书僮送上香茗。南湘见这室中清雅绝尘，一切陈设甚精且古，久知其胸次不凡，又见

品花宝鉴

那清华尊贵的仪表，就是近日所选那《曲台花谱》中数人，虽然有此姿容，到底无此神骨。但见其谦谦自退，讷讷若虚，究不知他何所嗜好，若有些拘执鲜通，胶滞不化，也算不得全才了。便想来试他一试，即问道：“庾香，我问你，世间能使人娱耳悦目，动心荡魄的，以何物为最？”子玉蓦然被他这一问，便看着南湘，心里想道：“他是个清狂潇洒人，决不与世俗之见相同，必有个道理在内。”便答道：“这句话却问得太泛，人生耳目虽同，性情各异。有好繁华的，即有厌繁华的。有好冷淡的，也有嫌冷淡的。譬如东山以丝竹为陶情，而陋室又以丝竹为乱耳。有屏蛾眉而弗御，有携姬妾以自随。则娱耳悦目之乐既有不同，而荡心动魄之处更自难合，安能以一人之耳目性情，概人人之耳目性情？”南湘道：“不是这么说，我是指一种人而言。现在这京城里人山人海，譬如见位尊望重者，与之讲官话，说官箴，自顶至踵，一一要合官体，则可畏。见酸腐措大，拘手牵足，曲背耸肩而呻吟作推敲之势，则可笑。见市井逐臭之夫，评黄白，论市价，俗气熏人，则可恶。见俗优滥妓，油头粉面，无耻之极，则可恨。你想，凡目中所见的，去了这些，还有那一种人？”子玉正猜不着他所说什么，只得说道：“既然娱悦不在声色，其唯二三知己朝夕素心乎？”仲清大笑。南湘道：“岂有此理！朋友岂可云娱耳避悦目的？庾香设心不良。”说罢哈哈大笑。子玉被他们这一笑，笑得不好意思起来，脸已微红，便说道：“你们休要取笑。我是这个意思：挥麈清谈，乌衣美秀，难道不可娱耳，不可悦目？醇醪醉心，古剑照胆，交友中难道无动心荡魄处么？”南湘笑道：“你总是这一间屋子里的说话，所见不广，所游未化。”即从

靴鞞里取出一本书来，送与子玉道：“这是我近刻的，大约可以娱耳悦目，动心荡魄者，要在此数君。”仲清笑道：“你将此书呈政于庾香，真似苏秦始见秦王，可保的你书十上而说不行。他非但没有领略此中情味，且未见过这些人，如何能教他一时索解出来？”子玉见他们说得郑重，不知是什么好书，便揭开一看，书目是《曲台花送》，有好几篇序，无非骈四俚六之文。南湘叫他不要看序，且看所选的人。子玉见第一个题的是：

琼楼珠树袁宝珠

宝珠姓袁氏，字瑶卿，年十六岁。姑苏人。隶联锦部。善丹青，娴吟咏。其演《鹊桥》、《密誓》、《惊梦》、《寻梦》等出，艳夺明霞，朗涵仙露。正使玉环失宠，杜女无华。纤音遏云，柔情如水。《霓裳》一曲，描来天宝风流。春梦重寻，谱出香闺思怨。半时则清光奕奕，软语喁喁，励志冰清，守身玉洁。此当于郁金堂后筑翡翠楼居之。因赠以诗：

舞袖轻盈弱不胜，难将水月比清澄。
自众珠字名卿后，能使珠光百倍增。

瘦沈腰肢绝可怜，一生爱好自天然。
风流别有消魂处，始信人间有谪仙。

子玉笑道：“这不是说戏班里的小旦么？这是那里的小旦，你赞得这样好？”仲清道：“现在这里的，你不见说在联